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大光华·益行者项目学术主任

## 张圣平：“善”金融与美好生活

### 大学教育：定义美好的能力、建设美好的愿力

去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1300 名同学入学的时候,我们现任院长刘俏发表演讲时说:“现在 AI 时代、机器人时代来了,他们长相以后和人差不多,你如何在一片机器人里面找到人?”也就是说,人是什么?由此引出大学教育要干什么,光华管理学院要干什么?

刘俏院长认为,人之所以称之为“人”,他具有两个能力是机器人不具备的,就是定义美好的能力和创造美好的愿力,机器人不这样考虑。

美国一位著名的企业家说过,他不担心机器人或者人工智能像人一样思考,反而担心人像机器人一样思考,不计较后果。

今年,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由北京大学来主办,来了 5000 名世界哲学家。今年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开个玩笑说,我们走到今天,不知道人是什么?大学教育是定义美好的能力和建设美好的愿力。那么,什么是美好生活?在大街小巷都会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就是美好生活。朴素地讲,我们

首先要健康、安全;我们要受到尊重,要相互信任、相互欣赏;我们还需要宽容,要有个性、要包容张扬的个性,要有友谊;要和自然和谐相处,要有闲暇。

金融是资金融通,它的工具是货币,即钱。在市场经济情况下,金融系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血液,也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因为如果没有金融、没有货币,在一个物物交换的时代,那样的场景下是没有效率的。分工合作、效率,这些都需要金融。

虚拟的经济就是金融在流通这个资金,它背后是社会资源配置在流动。大家喜欢钱,不是因为钱本身,而是因为钱能够支配资源。

金融背后是实体经济,但自身有一个自我膨胀的动力,是人心驱动的金融的自我膨胀,会导致金融“脱实向虚”。从去年开始,党和国家要求金融“脱虚向实”,回归本源。

从 2004 年至 2017 年,在第三产业中的金融行业,占 GDP 比例,从 4.07%到去年的 7.95%,最多的时候是 2015 年的 8.40%。那么,我想问大家,在我们创造的总体增加值 GDP 里面,如果金融行业占的比较多,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



(李振龙/摄)

如果从个体来讲是好事,给国家多赚钱了。但金融行业赚的钱是如何来的?如果这个比例比较大,恰恰说明我们的金融有问题。为什么呢?从宏观来讲,大家的融资成本增加了。

### 金融原本为善,何以不善?

原本金融是好的,为什么不善了呢?货币的功能非常好,因为它可以让陌生人之间做交易,货币是一种礼仪。

何以不善?圣经上讲,对待钱的狂热是“万恶之源”。钱其实不坏,是人心有点坏。

如果要去讨论金融和人之间的关系,就看货币的功能,大家可能在高中都学过。首先,货币是价值尺度,这要求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币制稳定。但一旦货币是价值尺度,它的功能就会被“异化”,即我们成功与否、我们的财富都用货币去度量。这一度量,就会引出很多麻烦,引出很多不善的东西。比

如说,我们的 GDP 有时候不是创造出来的,是计算出来的,为了追求这个价值,大家不择手段。

不信任创造 GDP——道路上到处是隔离带,我们的家里有窗帘、防盗门,这些防护其实破坏了人与人的关系,但它创造 GDP。我们需要它吗?

第二,货币是交易媒介,因为钱可以买东西。但金钱不能买什么?它一定有个边界,我们不能“有钱就使鬼推磨”。

第三,货币可作价值储藏,从而引发无数的贪念。如果你过多追求货币,其实是一个匮乏的心态,因为你担心失去它。

要转变这个观念,一定要有富足的心态,富足会带来分享、快乐、合作。

光华的使命是创造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推动社会进步,我们有一个非学历的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叫做“益行者”。一开始,它的口号是“创意无限,行者无疆”,后来变成“成为一道光,照亮更多人”。在这里,我希望商业能够把公益的理念和精神纳入到自己的战略,也希望公益慈善界去借鉴商业和企业的运营效率,希望这两者能够结合。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招商银行原行长

## 马蔚华：未来，中国一定是影响力投资大国

“影响力投资”这个概念,我觉得在今天的中国还比较陌生,但是在发达国家已经逐渐成为一个主流的投资价值观。今年的 G20 已经把可持续金融,包括影响力投资,写入了议程。联合国特聘我来做 UNDP (开发计划署)顾问,推动中国的影响力投资。我觉得影响力投资在中国会逐渐地被大家熟悉。

那么,什么叫影响力投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一笔投资,既有正面财务回报,不一定是最高的,同时要有可量化的、积极的社会影响力。它和以前我们见到的底线投资、道德投资、社会责任投资的不同之处,是既要经济效益,同时要有可量化的社会影响力,要根据标准量化,这就是社会影响力投资。影响力投资属于公益金融的范畴。

那么,什么叫公益金融?顾名思义就是公益和金融结合,用金融的手段做公益,这应该是公益理念和商业模式的新的结合。我认为公益金融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公益慈善是社会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存在和发展,一定是和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大家知道,过去这二三十年全球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也是高速增长。经济发展的背后是

什么?科技革命、金融创新、全球化,但也出现了全球经济发展中值得担忧的一些问题。我们现在正在消灭绝对贫困,但是相对贫困的挑战还是非常严峻,再加上全球的生态、就业、妇女儿童、地缘政治、战争,全球可持续发展出现了许多的隐忧。连西方政客都担忧,所以他们提出包容性增长。联合国在 2015-2030 年期间,制订了《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计划》。该计划有 17 个指标,涉及到可持续发展的种种问题。按照这个指标衡量我们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要解决这 17 个问题,总缺口 3.9 万亿美元。而我们今天,社会公益捐赠的钱,加上政府投入的钱只有 1.4 万亿,还有巨大的缺口,这个缺口显然靠我们传统捐赠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但换一种思维,我们理想化地看问题,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是在经济的发生中产生的。假如每一笔投资和每一个经济行为都能既有经济的回报,又有积极的社会影响力,那么这些问题就会逐步减小,这就是影响力投资存在的逻辑。

我非常欣赏德鲁克的一句话(美国管理学大师),他说:“所有社会问题,只有把它变成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的时候,才能从



(陈维一/摄)

根本上得到解决。”这就说明了今天我们把公益和商业模式结合起来的内在道理。我非常欣喜地看到民政部作出一个决定,让公益基金也可以用来做投资了。我认为,全球范围内,总的来看,全球商业向善、工业向善、社会向善正在成为潮流。

上世纪 70 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企业不要搞社会责任,企业就应该赚钱,十年后他的观点被否定。金融危机中,大家对华尔街很有意见,但是华尔街自身也认识

到这一点——不改变自己的形象,将来会失去很多客户。如今,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企业,上市公司当然在其内,全都有社会责任报告、董事会的社会责任委员会。社会影响力正在成为全球趋势,有许多华尔街的高管放弃了现在比影响力投资高的工资,去影响力机构任职,这就是人才流动表明社会驱动的风向标。

在中国,我觉得影响力投资正在被大家所认识。我认为,影响力投资和今天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倡导的是一致的,它符合

“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的五大理念。而且,我觉得,影响力投资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践行形式。大家知道,我们的社会矛盾已转变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还有很多不协调的地方,我们还有很多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尤其是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还供不应求,特别在医疗、教育、养老这些领域。很显然,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任何社会光靠政府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让全社会一块参与,而影响力投资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现在的许多投资虽然不叫影响力投资,但实质这么做的还是很多的。中国的影响力投资正在路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推动对影响力投资的理念认同。

关于影响力投资,我认为,理念认同是前提,然后是行动,然后再组建新的投资基金。我们要制定标准,让更多中国影响力投资浮出水面,我们还要打造一个生态,包括建立标准、建立信息平台、建立中介组织,要有法律支持、有政府支持。我们相信,影响力投资一定能为中国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我们相信,未来,中国一定是影响力投资的大国。